

達夫自選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發行

實價大洋壹圓貳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“達夫自選集”

版權所有

不許翻印

著者 郁達夫

裝幀者 陳之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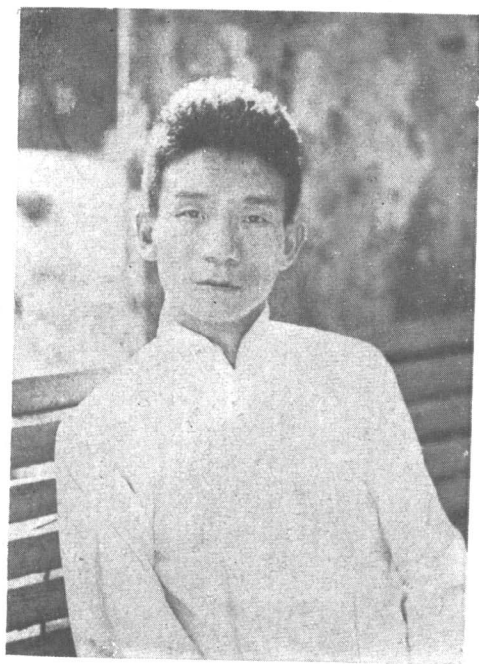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 天馬書店

總發行所：上海

老靶子路
北江西路

天馬書店

分發行所：各省各特約所各大書坊



影 近 者 作

，總只有我自己知道得詳細一點。故而這一回
天馬書店，來約我編一冊自選集的時候，我便
毫無躊躇地，私自愉快地，立即答應了。

不過答應了下來之後，我把六七冊全集和三
四冊其他的著作等，翻了一翻，覺得能夠自己
感到滿足的東西，仍舊是只有寥寥的幾篇。或
者更嚴格一點的說起來，則做到如今的小說散
記等文字，^{中間}可以拿出去給世界各國人看，給天
下後世人讀的東西，簡直一篇也沒有。因為年
紀近來大了，國內外的作品也看得多了，理性

目 錄

一 序文

自選集序.....一——四

二 小說

二時人.....五——三八

采石磯·····	三九——七〇
離散之前·····	七一——八八
煙影·····	八九——一〇六
遲桂花·····	一〇七——一六二
過去·····	一六三——一九四
在寒風裏·····	一九五——二二六
春風沈醉的晚上·····	二二七——二五二
薄奠·····	二五三——二七二
微雪的早晨·····	二七三——三〇二

三 散記

海上通信·····	二〇三——三一四
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一個人在途上·····	三一五——三二六
病閑日記·····	三二七——三四二
釣臺的春晝·····	三四三——三五六
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·····	三五七——三六六

自選集序

我的出選集，這一回是第二次了。第一次的一部，名『達夫代表作』，係五六年，二三友人，爲我選出的，但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，嗜好不同，又如其心，他人的嗜好，不一定能合我的胃口，反過來說，我的偏見，也許將爲旁人所不取。可是文章千古，得失相知，只在寸心，尤其是側重於個人體驗的我的那些不足爲法的淺薄作品，大約其中的得失甘苦，總只有我自己知道得詳細一點。故而這一回天馬書店，來約我編一冊自選集的時候，我便毫無躊躇地，私自愉樂地，

立即答應了。

不過答應了下來之後，我把六七冊全集和三四冊其他的著作等，翻了一翻，覺得能夠自己感到滿足的東西，仍舊是只有寥寥的幾篇。或者更嚴格一點的說起來，則我做到如今的小說散記等文字中間，可以拿出去給世界各國人看，給天下後世人讀的東西，簡直一篇也沒有。因為年紀近來大了，國內外的作品也看得多了，理性和批評的能力也有起定著來了，所以過去一天，只感到一天對自己的不滿。而天分又低，努力更加不足，來日茫茫，想將起來，只好悶聲不響，以後絕對不寫東西，纔能補得過過去的輕率的罪障。但生到了這一箇，舉世滔滔，大家都是磨拳擦掌，或用政治的手腕，或憑自大的精神，在竭力擴張自我，一心打倒同人的二十世紀的中國，我倘若再要澈底的聽取良心的命令，作一個忠於自己的愚夫，則以後不但連一口苦飯都將無著，就是死了，怕也將沒有我的葬身之地。因此，苦悶了幾天，默想了幾晚，我的膽子又大起來了，把良心一昧，就又毅然

決然，進行了這一次的自選的工作。

選了兩箇多星期，反覆改竄了許多次數，我的自選集總算告成了，一共有小說十篇，散記五篇，合十餘萬字的樣子。把這四五年中間所作的東西，特選了一半，而最近做的，又選了三萬字的光景。

二詩人雖近於荒唐，但中國邇來，似乎也在要求這一種幽默文字的增加，因風趣和其他各篇不同，故列在頭上，以備一格。

采石磯雖技巧幼稚，但因當時曾引起過許多批評，而主人公黃仲則的詩詞現在似乎還在流行，故仍採入，以誌習作。

離散之前，煙影，或係同一格調。但悲懷傷感，決不是一個人的固有私情，照托爾斯泰的藝術論看來，則感情的渲染傳流，却是藝術作品的主要功用之一，是以不避自敘傳的嫌疑，仍舊選入。

遲桂花，過去，在寒風裏的三篇，字數略多，稱作短篇，或不適當，謂爲長

篇，尤其不合。大約因平時愛讀德國小說，是於無意之中，受了德國人的 *jaeh lungun* 的麻醉之後的作品。特選三篇，以明偏嗜。

春風沈醉的晚上，薄翼，微雪的早晨，多少也帶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，但因創作的年代很舊，故而意識不明，力量微薄，標語口號，不曾提出，本擬刪去，免致遺惡影響於後來的作者，但似聞這數篇已被外人翻出了，一旦割去，恐辜負俄日英德諸同志的盛意，因仍留着，以永遺羞。

散記清淡易爲，并且包含很廣，人間天上，草木虫魚，無不可談，平生最愛讀這一類書，而自己試來一寫，覺得總要把熱情滲入，不能達到忘情忘我的境地，如日本芭蕉翁的奧之細道，英國 Richard Telferries 的野外生涯。是以只選了種類各異的五篇，附在卷尾，以示不及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達夫自序於杭州之水明樓上。

二詩人

一 二詩人

詩人的何馬，想到大世界去聽滴篤班去，心裏在作打算。『或者我將我的名片拿出去，守門的人可以不要我的門票』他想。因為他的名片右角上，有『末世詩人』的四個小字，左角邊有『地獄』『新生』『伊利亞拉』的著者的一行履歷寫在那裏。『好不好，守門的那些俗物，若被他們知道了我去逛大世界，恐怕要穿穿

我的沒有腎臟病，還是去想法子，叫老馬去想法子弄幾個錢來，買一張門票進去的好。他住的三江里的高樓外，散布着暮春午後的陽光和乾燥的空氣。天色實在挑逗他的心情，要他出去走走，去得些煙世披利純來做詩。

『——嗯。煙世披利純！』

『——噢，煙世披利純呀！』

這樣的用了很好聽的節調，輕輕地唱着哼着，他一邊搖着頭，一邊就摸下二層樓去。走下了扶梯，到扶梯跟前二層樓的亭子間門口，他就立住了。

也是用了很緩慢的節奏，向關在那裏的亭子間的房門，篤洛篤洛的敲了幾下，他伏下身體，向鑰匙眼裏，很幽很幽的送了幾句話進去。

『喂！老馬，詩人又來和你商量了！你能夠想法子再去弄兩塊錢來不能？』

老馬在房裏喫了一驚，急忙開了眼睛，丟下了手裏的讀本，輕輕的走向房門口來，也伏倒了身體，舉起嘴巴，很幽的向鑰匙眼裏說：

「老何，喂，你這樣的化錢，怕要被她看穿，何以這一位何大人會天天要錢化？老何，你還是在房裏坐着做首把詩罷！回頭不要把我們這一個無錢飲食宿泊處都弄糟。」

說着，他把幾根鼠鬚動了一動！兩隻眉毛也彎了下來，活像寺院裏埋葬死屍的園丁。

「喂，老馬，你再救詩人一回急，再去向她撒一個謊，想想法子看罷！我只教再得一點煙世披利純，這一首『沈魚落雁』就可以完工，就好出書賣錢了，喂，老馬！」

請你再救一回詩人，

再讓我得些煙世披利純，

「沈魚落雁」，大功將成，

那時候，你我和她——我那可愛的房主人——

就可以去大吃一頓！

唉唉，大吃一頓！』

何詩人在鑰匙眼裏，輕輕的，慢慢的，用了節奏，念完這幾句即時口占的詩之後，手又向房門上按着拍子篤篤篤篤的敲了幾下。

房門裏的老馬，更彎了腰，縋了眉頭，用手向頭上的亂髮搔了幾搔。兩人各彎着腰，隔着一重門，向鑰匙眼默默的立了好久。終究還是老馬硬不過詩人，只好把房門輕輕地開了。詩人見了老馬的那種悵悵懊惱，歪得同豬臉嘴一樣的脸色，也就立刻縋起眉來，裝了一副憂鬱的形容來陪他。一邊慢慢的走進房去，一邊詩人就舉起一隻右手，按上心頭，輕輕的自對自的說：『唉唉，這腎臟病，這腎臟病，我怕就要死了，在死之前了。』看過去，詩人的面貌，真像約翰生博士的畫像。因為詩人也是和約翰生博士一樣，長得很肥很胖，實在是沒有什麼旁的病好說，所以只說有腎臟病；而前幾天他又看見了鮑司惠而著的那本約翰生大

傳，并這一本傳上面的一張約翰生博士的畫像。他費了許多苦心，對鏡子模學了許久約翰生在畫像上的憂鬱的樣子，今天終於被他學像了。

詩人的朋友老馬，馬得烈，飽吃了五六碗午飯，剛在亭子間裏翻譯一首法文小學讀本上的詩：

球兒飛上天，球兒掉下地

馬利跑過來，馬利跑過去，

球兒球兒不肯飛，馬利不歡喜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翻到這裏，他就昏昏的坐在那裏睡着了，被詩人篤洛篤洛篤的一來，倒吃了一驚，所以他的臉色，是十分不願意的樣子。但是和詩人硬了一陣，終覺得硬不過去，只好開門讓詩人進來，他自己也只好挺了挺身子，走下樓去辦交涉去。

樓底下，是房主人一位四十來歲的風騷太太的睡房，她男人在漢口做茶葉生

意，頗有一點積貯，馬得烈走到了房東太太的跟前，房東太太纔從床上坐了起來，手裏還拿着那本詩人何馬獻給她的『伊利亞拉』已經在身底下壓得繃痕很多，像一隻油炸餛飩了。

馬得烈把口角邊的鬚鼠和眉毛同時動了一動，勉強裝着微笑，對立在他眼底下的房東太太說：

『好傢伙，你還在這裏念我們大人的這首獻詩？大人正想出去和你走走，得點新的煙世披利純哩！』

房東太太向上舉起頭來——因為她生得很矮小，而馬得烈却身材很高大，兩人並立起來，要差七八寸的樣子——喜歡得同小孩子似的叫着說：

『哈哈哈哈哈，真的嗎？——你們大人真好，要是誰嫁了你們的大人，這個人纔算有福氣哩！詩又那麼會做，外國又去過，還做過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！啊啊，可惜，可惜我今天不能和你們出去，因為那隻小豬還沒有闖好，